

沿着运河读“水浒”

□李梓菁

两千五百年的光阴沉入运河河底，酿成三千里的绵延。从《宋史》等正史中关于宋江起义的只言片语，到周密《癸辛杂识》所录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的文人笔谈，再到宋元话本《大宋宣和遗事》的民间演绎，直至元代以降蔚为大观的“水游戏”，最终在“施耐庵”笔下凝结聚篇。字里行间，水泊梁山的倒影在浪花中明灭，一百单八将的魂灵于波涛间沉浮。赵敬鹏教授的新著《大运河与〈水浒传〉》能够让我们当代读者枕着运河的水声，重新理解《水浒传》的人物与故事。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提到《水浒传》“文法”极多，“草蛇灰线”即是其中一种，其原话为“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大运河与〈水浒传〉》深入挖掘隐匿于小说行文中的“草蛇灰线”，一条“运河”之线便清晰显出其痕迹，运河将看似断断续续的各种暗伏，遥应串接起来。

《水浒传》故事原型发端于北宋，小说文本定型则是元末明初，而书中频繁出现的运河场景又恰与宋、元、明三代的运河体系形成时空呼应。《大运河与〈水浒传〉》敏锐捕捉到这一时空错叠的叙事张力，以运河开发史为经，以水文变迁为纬，系统考察梁山泊在宋元明三代大运河体系中的动态演变，就像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从北宋作为广济河与济水之间的自然‘水柜’，到北宋灭亡、黄河改道逐渐湮没，成为滩涂性质的湿地，再到元代通过南旺湖调节水量，梁山泊身处东平这个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屋脊’，一直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历时性梳理，跳脱出地理影响文学研究惯性的潜在桎梏，在跨学科的视野中立足文学本位去发现问题，给我们重新理



解《水浒传》可能性。

《大运河与〈水浒传〉》围绕运河对《水浒传》地理与人物进行解码译读。赵敬鹏针对原著中广济河这一重要水道存而不提、知而偏隐的写法，结合宋代漕运史料进行路线推演，深入剖析了《水浒传》刻意回避这一地理要素的可能缘由。通过中国运河体系的“世代累积”过程，《大运河与〈水浒传〉》还揭示运河与《水浒传》世代累积成书过程的一致性。通过揭开开封现存水系遗迹与文学文本的镜像关系，在某种角度也印证了作者对历史地理的谙熟，这种跨越时空的符号共振，构成了文本阐释的重要维度。特别是赵敬鹏以考古学的态度研究运河与《水浒传》关系，给予当代读者返回文学现场的机会，从而对古人、古代文学与历史，增加很多所谓“了解之同情”。

书中涉及大量以李逵为主角的杂剧，可以说是借助李逵等人物的塑形，去解读其中所裹挟着的元代“水游戏”影响下的大众的审美趣味。《水浒传》中“李逵负荆请罪”等桥段，是元代“水游戏”给小说留下的宝贵遗产。《大运河与〈水浒

传〉》认为李逵被设计为容貌丑陋、性格粗鲁的形象，这种形象喜欢打抱不平，平添了很多喜剧色彩，与元代“水游戏”整体大团圆结局相符，因此广受读者、观众的青睐。此书对《水浒传》关于人物塑形机理进行充分猜想，即原著作者是在充分考量大众审美趣味的基础上，对人物的形象进行最终敲定。这一分析不仅深刻揭示了文学形象塑造背后潜藏的审美逻辑与创作规律，更生动呈现了大众审美趣味在历史长河中既嬗变又传承的辩证关系。

《大运河与〈水浒传〉》指出，《水浒传》这部文学名著是以运河为叙事线索，通过其流经轨迹构建起完整的时空框架，还表现出“讲故事”的动作，堪称理解《水浒传》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在微观层面，《水浒传》依托北宋汴河构建独特的城市空间叙事。例如，运河桥梁作为人物聚散的关键节点，成为城市结构的象征性坐标。林冲休妻、杨志卖刀、石秀杀嫂、时迁火烧翠云楼等情节，均发生在贯穿各个城市的“州桥”这一运河地标上，凸显了运河空间在推动叙事中的核心作用。在宏观层面，运河的流动轨迹形成首尾呼应的叙事结构。熟悉《水浒传》的读者都知道招安之后的“征四寇”，“征辽”部分提及的潞水是京杭大运河北段，而“征方腊”的军事路线——从淮安、扬州南渡长江，经镇江、丹徒、常州、无锡、苏州、吴江、嘉兴至杭州——与京杭大运河的淮扬运河段、江南运河段完全重合，这一空间叙事策略极大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感。总而言之，《大运河与〈水浒传〉》耐心挖掘《水浒传》讲故事的规律，特别是如何依托运河讲故事，研究视角属于文学地理学范畴，可谓学术界的前沿话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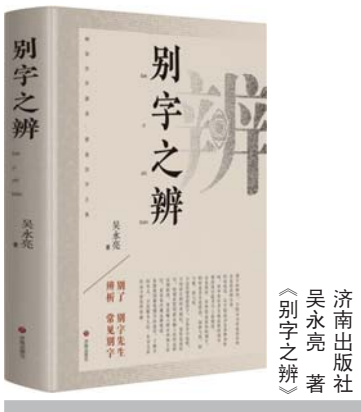
辨析别字的“好老师”

□宋遂良

《别字之辨》这本书书名首字与尾字呼应，暗藏辨别别字的意思。通俗一点来说，它就是要告诉你：怎样辨别错别字，怎样避免错别字，怎样纠正错别字。作者认为错字是好辨认的，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字，它多一笔少一笔很容易看出来，只存在于我们日常的写作中，自从有了木质、铅字排字术，特别是有了电脑以后，书籍中几乎没有错字出现。而别字并不是错字，字没有写错，只是用的地方不对。如把“气概”错成“气慨”，把“宣泄”错作“渲泄”，把“青蘋之末”错为“青萍之末”等等。这个慨、渲、萍本身都没有写错，就如同说世界上本没有垃圾，垃圾都是有用的东西放错了地方一样，别字就是放错了地方的文字。

作者认为要从根本上纠正别字，就要了解这个字的源头本义，于是他就把每一组容易用错的汉字排出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一路说明它的继承和变化，用图像插画、实物照片等清晰地加以梳理解释，时有给人以恍然大悟、醍醐灌顶或眼前一亮、原来如此的快感。比如书中围绕“阙”“阙”是这么说的：阙，本义为官门外两边的楼台，引申指宫殿。“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好理解了。两边楼台为阙楼，楼与楼之间有路相隔，于是就有空缺的意思。因此古时“缺点”写作“阙点”你千万不要说是错误。阙，小篆从門从癸（天干最后一位，表示结束），本义为祭祀完毕后把门关上，引申指一首词的一段叫一阙，如上阙、下阙。读到这，你还能把“朝天阙”写成“朝天阙”，把“上下阙”写成“上下阙”吗？

我记得有一年一家媒体发表了一个



内部通报，列举他们的编辑记者写的文章中的错别字，错得最多的就是分不清“期间”和“其间”，可见每一位和汉字打交道的中国人，从中小学生到新闻记者，再到大学教授都不敢说自己不会写别字，所以对别字的警惕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本书作者吴永亮退休前几十年来跟出版社、报刊社编辑天天打交道，积累了大量关于语言文字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我俩因一份报纸创办相识二十多年。我了解他是一位爱憎分明的人，对语言文字更是如此。他在2012年齐鲁晚报校对中心编辑出版的《辨字析词》一书中写了一篇名为《敬畏与仇恨》的后记，提到对文字要时刻抱有敬畏之心。

他在干好本职工作之余，阅读《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三遍后提出百余条意见，征得第6版主修人江蓝生女士意见后，在《青年记者》开辟长达一年“我读《现汉》”专栏，《现汉》第7版出版时采纳了近二十条意见。

吴永亮还是《咬文嚼字》杂志社编辑

部的常客，仅去年就在这家刊物上发表了5篇文章，其中一篇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七条提出修订建议，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从去年第15期开始，他成为《读者》杂志的外审专家。他还出版过《跟着部首去认字》《中国汉字的故事》《有趣的会意字》《了不起的汉字》等专著。

吴永亮是一位聪明通透很有人情味的学者，他的文章幽默风趣，斩钉截铁又娓娓道来。例如他在讲“干”和“乾”的区别时，先说读qián时乾是指八卦，是指乾隆皇帝，而读gān时乾简化为干，指没有水分和水分少，也可引申为空虚、竭尽等意思。读qián时常用词有乾坤和乾隆，不能用干代表乾，否则乾隆就会对“干隆”大动肝火，乾坤就会大逆转了。又如他谈到“不胫而走”这个成语时说，意思是没有腿却能跑，形容传播迅速。古时候，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走就是跑。现在的走，既可以有竞走，也可以有漫步，但成语是固定结构不宜随便改变的。接着他又说，妇孺皆知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中径和舟是前后不搭的。本为“勤为胫”，不知哪朝哪代哪人将“胫”错成了“径”，于是人们就将错就错了。“云山雾罩”本来是“云苦雾罩”，现在写成这样你跟谁论理去啊？

这本八十六万字的别字辨析，共收录容易用错的汉字约一千三百组，是作者三十多年日积月累后的厚积薄发，你可以放到案头慢慢地当作休闲书看，要用的时候找找，特别是写作时放到身边，可随时供你询问，实在是一位招之即来、来之能用的好老师，是一本实用、精炼、有趣的好书、奇书。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哀伤也是一种力量

□禾刀

《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是一部关于哀伤的作品。作者李昀堃博士在经历母亲逝世的哀伤后，开始聚焦一个被忽视的群体，即那些经历父母早逝的年轻子女。本书中，作者通过历时13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入访谈了44位在青少年时期至成年初期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失亲者，通过“哀伤经验、追寻意义、身份改变”三个主题，最终分析得出结论：与哀伤共处的过程，也是“拆毁”与“建造”，并最终实现成长的过程。

在作者的访谈对象中，大部分人习惯隐藏自己丧亲的哀伤，“‘隐藏的哀伤’成为这些年轻子女哀伤经验的首要主题”。丧亲之痛，意味原来习惯的生活秩序，因为父母的离开被打乱。本书调查对象界定于“青少年时期至成年初期经历父母离世”的特定群体，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人生观并未完全形成，个体在社会上的摸爬滚打还不够老成，时常离不开父母哪怕是从精神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快速成长的他们渴望独立，“隐藏的哀伤”是他们向外展示成长乃至成熟的情绪标签。当然，“隐藏的哀伤”并不表明他们对父母的离开无动于衷。恰恰相反，正因为哀伤情绪挥之不去，所以他们愿意向作者敞开心扉倾诉自己内心的积郁。曾有这么一句话，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这种痛哭的内涵虽然丰富，但其中肯定包括对父母的思念，渴望得到支持。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父母是自己的“天”，是给自己遮风挡雨的伞，也是自己人生的第一位导师。对这些人而言，“父母的死亡不仅冲击了他们内在的认知结构，同样也会借着改变意义体系，进而翻转了他们外在的人生走向”。简而言之，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接受，父母的离开必将导致生活的“失序”，而“哀伤”是眷念过往，努力寻找并构建属于自己“有序”生活的必然情感历程。

作者指出，父母的离世最终会引发子女身份的改变，这些人突然“变成没有父/母的孩子、被冲击的自我结构、被修订的生命意义、被变动的人生走向，而这些翻转也可能使得他们与哀伤共处的时间被拉长到了一辈子”。“哀伤”并不见得就是坏事。在传统伦理文化熏陶下，这样的“哀伤”本质上也是孝道内容之一。“哀伤”情绪的长期化，也是对父母养育情谊的长久思念。

当然，“哀伤”不应只是对亲人的怀念，更主要的是与过去艰难告别。为此，作者提出的建议包括：正确面对，接受现实；培育可倾诉对象，学会与哀伤长期共处；寻找独立生活下去的方法。哀伤不可避免，这是人生的必然经历，但哀伤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人生的意义在于，既牢记过往，又面向未来。作者在本书反复强调的与哀伤长期共处，并非鼓励长期陷入哀伤情绪之中，而是学会控制情绪，在“拆毁”自己过往秩序的同时，积极建造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

一言以蔽之，哀伤，既是对父母的爱，也是自己前行的力量。

（作者为书评人，武汉道桥公司员工）



《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
李昀堃 著
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